

一、春神的禮物

春雨細細綿綿一連下了好幾天，靜悄悄地染濕了地上的泥，染濕了泥上的草，染濕了草旁的樹，染濕了樹後的山。

山變得更遠了，樹變得更高了，草變得更綠了，泥變得更豐沃了。雨一停，彩虹從山後伸出彎彎的手，向太陽打招呼；鳥兒站在樹枝頭啄啄羽毛鼓鼓翅膀，準備再上路；小蚱蜢從草叢裡跳出來，腿上掛著一串發亮的雨珠；還有一群小竹筍，比賽誰先鑽出厚厚的泥土，能第一個看見美麗的春神在竹林裡起舞。

當小竹筍們努力鑽啊擠啊扭啊爬啊，終於露出了尖尖的帽頂時，路遠遠的那頭，果然出現了一位春天的女神。

她戴著同樣的尖尖帽，讓小竹筍們覺得好親切；她腰間垂掛著一片裙襬，走路時左右搖盪飄逸，讓小竹筍們看呆了眼，呆呆立在泥中，一動也不動；還有她的身後，跟隨來了一個小花童，是負責分送春天消息的花仙子，小竹筍們都暗自希望能與她為伴，參加這場饗宴。

春神愈走愈近，愈走愈近，走近了竹林裡，變成了阿媽。

尖尖帽原來是斗笠，飄盪的裙襬原來是手中搖晃的麻袋，阿媽走進竹林裡，為了採春筍而來。我悄悄跟著她，走進了春天的另一個舞台。

高高的竹子挺著綠綠的腰桿子，六七根一組簇立在堆起的小土丘上，像準備分組比賽的小隊員，正聚在一起討論表演的節目。

風兒一進場，竹葉響起了啪！啪！啪！的熱烈掌聲，鼓掌歡迎由風兒和高高低低的竹管合奏的竹笙之歌。小麻雀聽到了，也飛進了竹林中，以靈巧的飛翔成為指揮家的手，指導這場演奏會。

我追逐著美妙的音樂，像夸父追逐太陽般，在林間奔跳，踩得一地冬天落下的枯葉沙沙沙地響。其中有幾片變成了黃蝴蝶，旋地飛起又合翅歇息了。

阿媽抬起頭來，從斗笠的帽緣下拿眼睛瞅我一眼，確定我仍在她的視線範圍內，便還是繼續手中的工作，只從嘴裡吐蜘蛛絲般輕喃了一句：

「要小心青青竹絲啊！」

微風把話兒吹進了我的耳裡，我的手腳頓時被蛛絲團團纏綁，不得動彈了。再舉頭環看青青竹林，竹葉兒也青青，竹桿兒也青青，愈看愈像伏著趴著蜷著臥著一尾一尾青青竹絲！

我乖乖回到了阿媽身邊，蹲在一旁看她採竹筍。

尖尖細細的筍穿出泥土，像一把把矗立的石中劍。阿媽熟稔地用手指一折，發出一聲輕脆的響音，手裡就握著一把竹劍了。：

二、荷

夏季，是屬於荷花的季節，如果你側耳傾聽，便不難發現，植物園裡的荷花們早就已經笑成了一團。

荷花綻放的消息常常會像傳播一種捷報那樣被傳了出去，於是，那些喜荷人和愛荷人，便自四面八方湧向了荷塘，去看那綠綠的荷莖如何把傘一般的荷葉托出水面，看那帶刺的荷桿如何高舉起一個大大的花苞，看這個花苞如何展綻成為一個燦爛的花朵，看這個花朵如何蛻變成一個蓮蓬。這種情形下，不用說喜荷人與愛荷人如此，就是一個路過的遊客，也會被這一塘荷景給怔住了，不得不停下他們的腳步，站在塘岸上猛看一番。於是，溼溼的塘岸上，曲曲的小徑旁，以及那幽雅的涼亭中，甚至這附近那些樓房上的窗口裡，都有人在默默的欣賞著。一些帶有欽敬意味的視線，便自各個不同的方向，一束一束的射進了荷塘，甚至也射到荷花的每個部位上。荷花們便使勁的擺出了姿勢，大大方方的讓人們欣賞，而且，不斷的低語著，也不斷的輕舞著；語給人們聽，舞給人們看。

這樣的夏季裡，天氣炎炎復炎炎，站在荷花的身邊，便會感到有些涼意。因此，有些人便把一些晨昏和一些假日，全部安排到荷花塘畔。荷花這種東西是百看不厭的，一個荷瓣或是一個荷葉就夠看上半天的，不用說一池荷花了。對於一個賞荷人來說，一個荷塘便是一個世界，怎麼看也看不完的。

有些人是專門喜歡雨中觀荷，事實上，雨中觀荷也是別有情趣的。雨點子稀稀疏疏的打在荷葉上，一會兒遊動，一會兒跳躍，遊遊動動與跳跳蹦蹦之後，便一頭鑽進池水中，這是在其他植物葉子上所看不到的一種景況。這個時候，展綻著的花朵在雨的浸滌與滋潤下，便清新高雅，益加秀麗，使你不忍離去。至於紛紛細雨所帶來的那種朦朧之美，更是不在話下了。

賞荷人的行列裡，少不了有畫家、有詩人、有作家與攝影家，於是，便有人畫荷花、有人詠荷花、有人寫荷花、有人攝荷花，因此，荷花便走出了荷塘，走進了畫中、走進了詩中，也走進文章和照片裡，這樣一來，不再是「荷香十里」，而是荷香處處了。這樣一來，荷花不光是綻放在荷塘裡，有綻放在畫幅裡，綻放在書卷裡，甚至也綻放在人們的屋宇裡或是案頭上。當然，也綻放在賞荷人的心上和他們的印象裡。

三、我有

清早起來，可沒有賴床的時間，我得迅速的梳洗完畢，以趕上六點半不等人的校車。自考上高中以來，上學已便成一段逍遙的路途。夏天的早晨，我得和太陽一塊起床；到了冬天，我甚至還得披星出門，有時還加上了趕不上車的急迫。上了車小睡片刻，疲倦好像絲毫未減。回家時有時街燈還未亮起，天卻已像潑墨般的黑了，一路上，只有月光伴我指認回家的路。

我曾羨慕那些住在學校附近，可以以預備鈴聲為鬧鐘，七點半滑壘進校門的人。但當我要求改變時，卻發現自己已習慣在五點半與睡魔搏鬥的掙扎，和在校車上只睡半小時的精準。因此，我有一段嶄新而豐富的上學路。

我發現，趕車的早晨也可以有所不同。睜開眼，感受窗簾縫射入的微弱光線，微涼的空氣中挾帶著淡淡茶香，遠處輕航隊的進場曲響起……其實，我也有個很另類的鬧鐘。坐上家裡的老摩托車，春天的粉蝶、夏日的露珠、秋晨的涼意、冬天冷冽的風，伴我一路同行，在爸爸寬大的背後，我似乎又回到童年，是那備受呵護的小女兒。然後坐上雙層巴士，一路上只有早餐店的蒸籠騰起陣陣白煙，水果店才剛剛拉起鐵門，平日車水馬龍的街道，因安靜而顯得格外寬闊，我在一車同學漸次入睡的沉靜中，看見大街小巷一點一點的甦醒，有時靜靜的凝望也是一種快樂。

傍晚回家，夏天踏著夕陽的腳步，冬天披著滿身的月色，晴天嗅著淡淡柏油路味，雨天跨過行潦川流，望向遠處的下一盞路燈，家的意義在此時顯的格外重要。

晚上，我調好鬧鐘便進入夢鄉，而明天早上，我仍將擁有一段逍遙卻多采多姿的，上學路。

四、養雞人家

媽媽養了一大群土雞。每天早上，媽媽打開門，那群雞就像下了課的小朋友，歡天喜地的跑進路旁的五節芒叢裡；整整一天，不去「呼喚」牠們的話，便看不見「雞影」，不論覓食或嬉戲，想必牠們一定很快樂。

傍晚，媽媽端著一鍋雞食，「珠珠珠」叫喚幾聲，一群雞也像聽到了媽媽叫開飯的聲音，從芒叢裡紛紛鑽出來，跑回來圍在媽媽身旁吃東西。這時我總是想辦法捉到自己喜愛的公雞，輕撫著牠，柔亮而色澤豔麗的羽毛告訴我：我們的雞漂亮又健康。

有一天，媽媽從菜市場回來，匆匆放下菜籃子，很快走了出去。因為外頭有一個男人，手裡抓著一支小網子，旁邊停著一部載著一只大雞籠的腳踏車，雞籠中有不少大雞，擁擠不堪，也擠掉了雞應有的雄姿。牠們垂頭喪氣的模樣，讓我警覺到我家的雞也將遭到相同的命運。

他們走到五節芒叢邊，母親叫喚幾聲，雞跑出來了；那個人眼明手快，手裡的大網一撲，一隻雞「咯咯」的在網裡掙扎。牠很快被捉出來，綁腳、過秤、鬆綁、丟進雞籠裡。這樣的動作連續好幾次，被捉了三隻公雞。

我忍不住鑽進芒叢裡大聲斥喝，要嚇跑所有的雞。媽媽咬著牙打了我一下，我眼眶紅紅的要求她不要賣雞了。媽媽抽動嘴角，看了我一會兒，終於告訴那個人：今天只賣這三隻。接著那人數了幾張紅色的鈔票給媽媽，騎著車一路大聲吆喝著：「賣雞仔呵！有沒有人要買雞呵？」離開了我模糊的視線。

一個禮拜後，那個男人又來了。這回他輕鬆的「逮完」家裡所有的雞，因為今天媽媽將雞關在雞籠裡。我不敢要求媽媽不要賣雞，前個晚上媽媽已經明白的告訴我：賣雞的錢要給剛找到工作的爸爸當保證金。

我能很快撫平失去雞隻的「傷痛」；除了媽媽很快買回一大窩毛絨絨的小雞，讓我沒事就逗著牠們玩以外，雞養大了，賣了錢可以貼補家用的道理，深植在我的心裡。陪雞長大的時間裡，能擁有多少歡樂就算多少吧！

五、官田菱角

上週從高雄搭火車去嘉義，而本週從台南機場下飛機，沿著省道到烏山頭水庫；上回獨行，而此次是攜子同行，全台走透透是假日很有趣的選擇。

剛入大學的兒子對於台灣的歷史很有興趣，也閱讀了不少有關台灣歷史的書籍、傳記，但欠缺的是實地的探訪，因此利用週末，帶他見識一下南北的相異。此回另一個目的是，向台灣歷史不可或缺的人物——八田與一先生致敬。

我們搭計程車前行，爽朗的計程車司機，平凡的言談中，可知他對時事的關懷。早年就離婚的司機先生，盡心地扶養兩個兒子就學、就業，實在非常辛苦。坐在後座的兒子，從而也可體會到，別人的父親也和他的父親一樣，有著望子成才的一片苦心。

在烏山頭水庫旁濃蔭下，司機先生和我們向八田與一墓憑弔致敬後，沿著田間小路回台南。

烏山頭水庫就是積蓄官田溪的水，經嘉南大圳灌溉嘉南平原，使得它成為台灣農作的主要產地，這是八田與一先生的功勞。

路過官田，官田產菱角，秋天是採收菱角的季節，我們停在路邊，向賣菱角的小攤買些現採現煮的菱角，和老農們一面吃菱角一面談天。

晴空萬里、一望無際令人舒暢，兒子對於我和司機、老農間道地的台語交談，感到十分有趣。這趟類似田野調查的旅行，讓年輕的一代，能更貼近台灣的土地去了解它，以便將來能夠為台灣永續發展做出貢獻。